

一本封面有问题的语文书

雷三行

开学第一天，蒋老师抱着一叠新课本走进教室。蒋老师刚调入这所实验小学。学生们坐得端端正正，等待蒋老师发新书。

蒋老师正准备发书时，发现最上面一本书封面破了。她说：“这里有一本新书的封面破了，又没有多余可换，同学们说怎么办？”大家面面相觑，一个瘦瘦的小男孩站了起来，建议把破书给班长宋复旦。没想到宋复旦撇着嘴，说班长是管理班级，不是管收破烂的。

“你是一班之长，听听你的意见，这本书给谁？”蒋老师笑着，轻松地把问题交给班长。以蒋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，学生智慧是无穷的，有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让老师赞叹不已。

“应该给李青华。”宋复旦轻松地说，“李青华是语文课代表，这本破书又是语文课本，不给她给谁！”

对这种回答，蒋老师没有反驳。蒋老师只好看着李青华，看她怎么解决。李青华漂亮的小脸蛋变得绯红，大声说：“课代表够倒霉，作业让我抱进抱出，凭什么还要我拿破书？”

蒋老师的眉皱起来，她想听听李青华的意见。“那你说说，这本书怎么办？”

李青华鼓着腮帮子说：“给项大发。”

蒋老师走下讲台小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青华说：“项大发语文成绩最差。优秀的学生用好课本，落后的学生用坏课本……所以，破书应该给他。”

蒋老师生气了，说：“你不能这样对待学习不够好的同学，凭什么学习不好，就应用破书？”

“学习差的不用破书，难道学习好的用破书？”李青华振振有词。

蒋老师惊骇地瞪大眼睛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。

“这个问题很简单。”一个机灵的小男孩，突然站起来说，“我妈若是买了质量有问题的东西，就会去找卖东西的人；听说卖东西的人又会去找生产厂家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”

“你是让我去找印刷厂？”蒋老师微笑着点头。

小男孩说：“对呀！谁让他们的书出了质量问题呢？”

蒋老师说：“可是，这本书不是印刷质量问题，而是在搬运途中，被谁不小心弄破的。”

小男孩说：“这个问题更简单。老师从谁手中接过来的书，就把这本破书退给他好了。”

蒋老师鼓掌，说小男孩说得好。破书是蒋老师从年级组长手中接过来的，年级组长又是从总务主任手中接过来。作为一本封面有问题的语文书，理论上蒋老师应该去找年级组长，去找总务主任。

蒋老师说：“今天，余下的时间，我们写一篇小作文，题目是《一本封面有问题的语文书》。先不发课本，也不讲课文了。”随后，蒋老师把语文书全搬回办公室。

第二天早上，蒋老师又抱着新课本，走进教室，她笑眯眯地说：“现在开始发新课本。”

“破书换了？”好几个学生齐声问。

蒋老师举着一本书笑着说：“看看吧，这就是那本封面有问题的语文书。”

展现在同学们面前的书已经变了模样，封面被重新粘好，外面有学生们喜欢的机器



5分钟的电话

翟杰

你这月拨打过多少个超过5分钟的电话？主持人问现场观众。

众人愕然。在主持人的提示下，大家纷纷拿出手机，翻看通话记录。一阵摆弄后，只有两个人举手示意。

一位美女说：“我在上周，曾经接过一个7分30秒的电话，因为一个文案的细节和领导争执了好一阵子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上月我打过一个10分12秒的电话，我的车牌被人偷了，好一阵讨价还价！”大家一阵哄笑。

笑过之后，主持人问：“还有吗？”众人沉默。或许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，主持人清了清嗓子：“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去我妈妈家吃饭，老人家嗔怪我，好久都没给她打过电话了，偶尔打一个，说不了5分钟就会匆匆挂断。于此，我才想起了今天这个话题，看看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如此的‘高效率’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我起身找来手机，打开通话记录，也翻看起来。

我的手机里存储了最近两个多星期的167个通话记录。逐一翻看，超过5分钟时长的，竟然一个都没有！不甘心，打开电脑，登录网上营业厅，查看三个月以来的通话详单。一行行，一页页，我伸长了脖子，手中的鼠标像是握在猎人手中的枪，来回游荡。

哈！发现了！有一条！我长舒一口气，情不自禁地坐直了身体，时长38分27秒！通话时间是2013年8月11日凌晨1点零6分。仔细回忆，当时什么情况？大脑迅速锁定这个日子，极力回忆当时的情景。哦，我拍了拍脑门，那是和朋友喝完酒后，在酒精的刺激下打的一个电话。坏了，当时我好像还对对方吵了起来。我晃晃脑袋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如果不是查看通话记录，我根本不会想起来有这样一回事。

正欲关闭电脑，忽然发现有一条通话时长只有3秒的记录。是妻子的号码。什么事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那时候是中午，通话内容很简单：买馒头。哦！一问一答，四个字，两句话。我来了兴趣，又搜索和妻子的其他通话，忽然发现，结婚两年来，我们最长的一次通话是4分39秒。再往前翻，热恋时候通话时长最多的一次是4个小时36分59秒。

我的天！能有什么话！

我忽然想，是什么让4个多小时的通话时间缩短到4分多钟呢？时光让我们的日子变得丰富、精彩，但又在我们身上偷走了些什么呢？不管是家人，还是朋友，是同学，还是同事，电话、电脑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但这种以声波、网络形式而存在的距离又把我们的心理隔开了多远呢？“有事没事打个电话，张嘴先问你在哪儿呢？”熟悉的歌词回荡在耳畔，那种“有事没事打个电话”的日子离我们而去有多久了？

关上电脑，关上电视，关上房门，拿出手机，翻开通讯录，我现在非得打个超过5分钟的电话！挑选再三，选中姓名，点击拨号。

嘟——嘟——

嘟——

“喂？什么事？喂？说话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想你了，想聊聊天。”

“嗨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，没事我挂了啊！”
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
猫图画书套。蒋老师笑容灿烂地说：“这本书的书套上还有蒋老师的亲笔签名呢。现在这本书谁要？”

蒋老师的话音刚落，李青华扬起漂亮的脸蛋喊着：“给我！”蒋老师笑着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李青华自豪地说：“我是语文学委员。”蒋老师笑着，没有说话。

“给我！”宋复旦的胖脸笑得很灿烂，“我是一班之长。”蒋老师还是没有说话，眼神环视着全体同学。

“给我！给我！”一双双小手伸出来，叫喊着。蒋老师发现，只有项大发没有叫喊，也没有伸手，只是胆怯地看着她。

“这本书，我想发给项大发同学，因为他学习不好只是暂时的，我希望他的学习——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大发、大发。”蒋老师走下讲台，双手把那本签有自己名字的书，递给项大发。

“啊——”同学们惊讶地尖叫起来。

项大发双眼明亮，一下子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

■ 投稿邮箱：
ljz@cnnb.com.cn
■ 插图：严勇杰

网坛风雨路
——李娜自传

17

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，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，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，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。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，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，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，火车经过武汉，爸爸让我下车，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，见面不到5分钟。之前的三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，这次见面，看到爸爸拖着肿胀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，我大吃一惊，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，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，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，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，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

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，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，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，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。

在深圳的每一天，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，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，我心中纳闷，爸爸病了好几年了，怎么好起来这么快？不过妈妈既然都这

么说了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，大病初愈，不要走动太多。后来才知道，妈妈接电话的时候，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。

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，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。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，虽然有医保，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。那段时间，妈妈最受煎熬，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，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，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，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。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，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：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？

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，她自幼衣食无忧，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。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，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，第一次抢救过来后，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，第二次抢救后，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，第三次他维持了10天……之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。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，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。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，爸爸说他不去了。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，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，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。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，他说想吃包子，支开了妈妈，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，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：“小李！小李快上来！你家出事了！”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，赶紧

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。

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这话是对的，人到了这般田地，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

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，爸爸生病时，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：“死马当活马医吧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。他们有五个儿子，漫不经心地养活他们，即使一个不在了，后面也还有四个。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。

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，奶奶很直接地说：“我借不到。”转头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。小叔叔只比我大7岁，当时还在念大学，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。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，但是我没办法忘记，没办法原谅，起码现在还不能。我不愿意意见他们，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。

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。他是1957年出生的，离世的时候，连40岁都不到。

不久后，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，朋友们都祝贺我，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。进入省队，成为全国冠军，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，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，就早早地离去了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